

第四十六章 小倆口話離別

這年正月，雲守篤因長子出使高麗中途殞命，悲傷過度，請求致仕回鄉。

皇帝憫其情，慨然准了，賞了全俸，又因其長子是因公殉職，特加撫恤，准其幼子恩蔭出仕，雲湏被任命為禮部行人。

雲守篤和夫人王氏致仕回家，杜氏帶著她的兒女們回鄉守孝，一行人離開京城回原籍。

雲湏新得了任命，雲湏還在養傷，都沒跟著一起回去。

方氏和李氏同是庶子媳婦，這些年來在錦繡里也算是相依為命，有些交情，見雲佩已經十二、三歲了，若是跟著雲守篤回鄉，婚事只怕會沒有著落，因此竭力勸說王氏，讓李氏和雲佩留下來。

王氏對李氏和雲佩並沒什麼感情，對她來說，有她們一起回去，沒她們跟著回去，並沒什麼差別，便同意了。

因為族長要和雲守篤、王氏同行，所以一行人很快就動身了，沒在京城多逗留。雲傾和父母、哥哥前去相送。

別人倒還罷了，雲儀眼睛紅紅的，目光中全是仇恨和怨毒。

「雲傾，若沒有妳，我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，妳欠我的，有朝一日我定全部要還回來。」

雲傾怒極反笑，「妳有本事便來討。」

她欠雲儀什麼？

三房又欠大房、四房什麼了？

雲傾捫心自問，不管前世還是今生，她和她的父母、哥哥都沒有做過對不起錦繡里雲家人的事，只不過前世他們一家四口被利用、被犧牲，今生她不甘心再重複那樣悲慘的命運而已！

這一世，她只求能保住父母親人。

她害過雲儀嗎？

害過大伯、四叔嗎？

明明是四叔冒失莽撞惹出來的事，和她有什麼相干，又和三房有什麼相干？

現在死的是大伯，雲儀便怨恨起她來了，說她欠了她。

這真是笑話。

難道她重生一回，還像前世那麼淒慘，還讓她爹慷慨赴死，這樣才是對得起雲儀嗎？

呵呵，那想要對得起雲儀這樣的人，付出的代價可真大。

「妳搶了我的，雲傾，妳搶了我的！」雲儀被憤恚和怨仇沖昏了頭腦，咬牙切齒，目露凶光，「父母雙全，春風得意的人明明應該是我，妳搶了我的，把父親英年早逝的孤女命運用給了我！雲傾，我恨妳、恨死妳……」

雲傾慢吞吞的回道：「妳恨不恨我，難道我會在意嗎？」

熊熊怒火在雲儀的胸中燃燒，差點沒把她整個人給點著了。

「雲傾，妳等著。」雲儀恨恨地道。

「隨時恭候。」雲傾微笑。

「儀兒，快回來。」杜氏過來拉雲儀，帶著怒意剗了雲傾兩眼，尖刻的道：「和沒良心的人有什麼可說的？白費了唇舌。」

雲傾這時已不生氣了，眼角、眉梢都是笑，欣賞起杜氏母女又是憤怒、又拿她沒辦法的樣子。

杜氏拉起雲儀，氣沖沖的催促，「理會這種人做什麼？快走！」

「雲傾，我還會回來的，我不會認命，一定會勝過妳！」雲儀被杜氏拉著快步向前，不甘心的回過頭，大聲說。

「隨便妳。」雲傾笑吟吟地說。

雲儀這樣的宣言，雲傾只當聽笑話了。

雲潛把一包銀子恭恭敬敬的送給族長，「大伯，本來我應該送你和叔叔回去的，只是我今年因生病已歇了大半個月，不便再請長假，這些銀子是我孝敬給族裡的，若族中有用處，只管隨意使用。」

族長推讓了幾句，見他誠意十足，便將東西接了過來，「也好，咱們族裡有些貧寒子弟無力讀書的，這些銀子可以周濟給他們。三郎對族裡的心意，回去之後，我會告訴大家的。」

雲潛謙虛幾句，又將一包金銀贈給雲守篤，「叔叔，侄兒不能隨身服侍，這些給您在路上花用，莫要委屈了自己。」

雲守篤是全俸致仕的，就算辭了官，還是被稱為「雲尚書」、「雲大人」。

他將雲潛的贈銀隨手交給僕人，道：「三郎有心了。」

他神情異常冷淡，語氣更是冷冰冰的，聽著讓人生出一股寒意。

雲潛難過的低下了頭。

何氏站在雲潛的身邊，已然紅了眼圈。

族長將這一幕看在眼裡，歎息著搖頭，對雲潛很是同情。

族長、雲守篤一行人上了車，漸漸遠去。

和雲瀚的靈柩同行，這一行人透著淒涼、哀傷的氛圍。

雲傾看著一輛一輛素色馬車終於消失在遠方，卻開心極了，漆黑明亮的眼眸之中笑意盈盈。

雲潛還在癡癡張望。

雲傾拉起他的手，「爹爹，好冷啊，我想回家。」

雲潛回過神，一疊聲的道：「阿稚冷嗎？好好好，咱們回家，回家！」

一家四口上了車回城，雲傾靠在雲潛身上，乖巧得像隻小貓。

雲潛以為她真是冷了，命侍女拿過披風，披在她身上，心疼的攬住她。

何氏和雲仰坐在對面，雲傾調皮的衝他們眨眼睛。

何氏又是好氣又是好笑。

雲仰也笑了，心中暗道：「阿稚真淘氣啊，不過她這樣做也對，這下子爹爹別的可顧不上了，就想著阿稚冷不冷。」

回到石橋大街，雲傾陪父母坐了一會兒便悄悄溜走了，去了韓厚樸原來的書房。不知怎地，她有預感陸晟也在，總覺得陸晟今天會來見她。

她小心的推開屋門，果然見有一個人盤膝坐在地毯上，星眸熠熠，嘴角含笑，面目生輝，正是她期待的那個人。

陸晟拍拍身旁的位置，「坐。」

雲傾依言過去坐下，絮絮不休地告訴他，「……老太爺走了，老夫人也走了，錦繡里那邊的人只剩下四叔和五叔留下，這兩人是爹爹的弟弟呢，按理說得聽我爹爹的……」

陸晟很有耐心的聽她講著這些瑣碎小事，神色溫柔。

「老太爺和老夫人走了真好，嘻嘻。」她快活的笑。

「恐怕我也要走了。」陸晟放下手中的書冊，低聲道。

雲傾本是揮舞著胳膊，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，這時手臂卻無力的垂下，「阿晟，你要走了啊？也對，你爹爹肯定要你回燕地的嘛，不會讓你一直待在京城。」

陸晟是燕王諸子中最能征善戰的，燕王常年要和北方的戎人、羌人打仗，又怎麼會把陸晟長期留在京城呢？

陸晟看到雲傾明亮的眼神變得暗淡，一陣心疼。

他當然想留在京城，留在雲傾身邊，陪伴她慢慢長大，陪伴她度過美好快樂的日子，可他若想長久的保護她，便要自身足夠強大，留在京城做個無足輕重的燕王府四少爺是不行的，他需要燕地的千軍萬馬。

而且，就算他甘於平凡，他父王也萬萬不會准許。

長兄平庸，二哥驍勇卻陰鷙驕侈，三哥懦弱無能，最具將才的便是他，他父王如何肯放任他長期留在京城，不為燕地效力？

他遲早是要回去的。

不過，在他回去之前，要替雲傾搬掉擋路的巨石，讓她生活得更自在、更逍遙。

「你這次走了，咱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。」雲傾惆悵的說。

她喜歡現在的陸晟，留戀現在的他。陸晟要走，她真是捨不得啊。

今日一別，再見面就不知何時了，或許兩三年，或許四五年，也或許是六七年，都是說不定的。

陸晟有些忐忑，輕聲問道：「咱們再見面的時候，妳還能認出我嗎？」

「你呢？再見面的時候，你能不能認出我？」雲傾不答話，卻反問他。

「能。」陸晟道。

當然能了。

無論妳是芳齡少女，還是稚年女童，我都認得妳，哪怕有一天妳變得白髮蒼蒼，兩鬢成霜，我也能在人群中一眼認出妳來。

便是妳化成了灰，我也能認得。

「我也能。」雲傾孩子氣的笑了。

若干年後的陸晟，面貌和現在的少年模樣會有很大的不同，但她怎會不認得成年

的他呢？他和她……曾經多麼親密……

「那咱們說好了，以後見面，妳要一眼便認出我，不許忘了我。」陸晟神色鄭重。

「嗯，說好了。」雲傾點頭。

兩人很有默契的伸出小拇指，勾在一起。

陸晟的手指修長優美，雲傾的指頭白白嫩嫩，兩人手指相勾，神情既認真又虔誠。

雲傾和陸晟誰也沒有想到，兩人再次見面，已是六年之後。

這六年之中，雲傾在父母、哥哥身邊生活得快樂又自在。

陸晟在北方邊境經歷了數場惡戰，屢立奇功，雖然不過年方二十歲，卻已是威名赫赫的青年統帥了。

秋天的桂園景色最美，桂樹亭亭，樹葉青翠欲滴，一叢叢、一簇簇金黃色的桂花在其間好像是一顆顆金色的小星星一樣，繁花滿枝，燦爛耀眼，尤其迷人的是桂花所散發的香氣，悠長清香，令人百聞不厭。

丹桂樹下，幾名十四、五歲的妙齡少女正一邊聞著桂花宜人的香氣，一邊開心的說著話。

這幾名少女正值華年，又是一等一的好顏色，看上去令人賞心悅目。

「哎，妳們聽說了嗎？以前京城尚未出閣的少女提到宣王便個個芳心如醉，現在她們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又增加了一個，便是燕王的四公子。」

「聽說了，上個月燕王四公子於熊羆山大捷，朝廷遣使前去慰問，使臣便是翰林院的青年才子張之行。張大人回朝之後，把四公子誇得天花亂墜，還作了十幾首詩讚美四公子，說那四公子不僅天縱奇才，還是位舉世無雙的美男子。這樣的少年王侯，閨閣少女聽了會動心，一點也不奇怪啊。」

「那妳聽了動不動心？」旁邊立即有位女伴笑著逼問。

被問話的少女像模像樣的歎口氣，「姊姊，我尚未及笄，動心如何，不動心又能如何？」

幾個少女當即嘻嘻哈哈的笑起來。

她們都還年齡尚小，又是父母膝下的嬌女，家裡還沒開始為她們為擇婿呢，現在談論什麼宣王、什麼燕王四公子，純屬瞎湊熱鬧。

這幾人便是桂園七姊妹，不過其餘的六人都在，獨缺雲傾。

另外有六七名少女遠遠的過來了，為首的紅衣女郎，火焰似的一身紅，不甘寂寞，先聲奪人。

「于十八又來了。」毛萇眼尖先看到，笑道。

趙可寧笑，「于十八，妳這回又要跟我們比賽什麼？琴棋書畫，還是騎馬射箭？」

馮瑩中一臉嬌憨，「妳跟我們比賽了這麼多年，妳不煩，我們都煩了。于十八，要不咱們乾脆一點，不比才藝，直接比美，如何？誰生得好看，誰就贏了，簡單粗暴。」

于雅猛這時已走得近了，聞言輕蔑一笑，「馮瑩中妳哄誰呢？若是比美，妳們桂

園七姊妹只要一個雲傾出來，怕是京城所有閨閣千金都得被她比得黯然失色，這樣的比賽有什麼意思？」

「難得妳有如此自知之明的時候。」

毛萁等人頓足大樂。

桂園七姊妹和于雅猛從小比賽到大，簡直比出感情來了。

現在她們對著于雅猛也是談笑風生的，說是敵人，卻有幾分像朋友，沒有一味較勁的劍拔弩張。

第四十七章 小姊妹要比賽

「笑什麼呢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

小姊妹們正在說笑，不遠處突然傳來這一句，只見一名身穿淡黃衫子的少女姍姍來遲。

「有笑料可不能漏了我呀。」

她聲音嬌柔清脆，如出谷黃鶯，異常動聽。

「阿稚來了。」毛萁等人都笑。

于雅猛等人順著聲音看過去，不由得同時呆了呆，又妒又羨。

才幾天不見，桂園的這個小七更漂亮了，嬌美無匹……

雲傾身穿淡黃色宋錦衫子，烏黑潤澤的長髮用一條碧綠和淡黃相間的髮帶輕輕繫住，身段苗條婀娜，肌膚潔白中透著紅玉般的光澤，如朝霞映雪，如新荷初綻，說不出的清麗絕俗，嬌美無儔。

她年齡尚稚，今年不過十四，神態天真爛漫，眉宇間笑意盈盈，越發顯得飄逸靈動，容色絕美。

微風吹來陣陣幽香，也將數朵丹桂吹落在她肩上、身上，嬌花拂面，更增風姿。

「她為什麼得天獨厚，生得如此美貌？」和于雅猛同行的張英黎、沈景蘭、沈景蕙等人，心裡都是一模一樣的想法，又妒忌，又羨慕，又是不服氣。

「遠遠的便聽到妳們的笑聲，我錯過了什麼？」雲傾問道。

馮瑩中把方才的情況說了一遍，又瞥向于雅猛，「這麼些年了，還比來比去的好不麻煩，我看還是照我說的，乾脆比美算了，簡單又直接。」

「不比！」于雅猛氣呼呼的。

「不比。」雲傾淘氣的笑了笑，對于雅猛等人說道：「和妳們比美，我勝之不武啊。」

于雅猛嗤之以鼻，「楊子過宋的典故妳聽說過沒有？『其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』，妳長得確實好看，這是妳贏了；但自認為很美，不謙虛，又是妳輸了。一贏一輸，算扯平了吧。」

「輸贏都是妳說了算的嗎？」雲傾笑。

毛萁等人也嘻嘻哈哈，「于十八妳果然是名門貴女，與眾不同，這還沒有說好比什麼、怎麼比，妳便把輸贏都定下來了啊。」

于雅猛凶巴巴的道：「我把輸贏都定下來又如何了，妳們不服氣嗎？不服氣來咬我啊！」說著話，她自己也笑了。

張英黎等人都縱聲歡笑，一時之間氣氛和諧了不少，一點劍拔弩張的緊張都沒有。于雅猛笑道：「我娘昨兒個還跟我說呢，這些年來因為要和妳們比賽，我格外用功，琴棋書畫樣樣拿得出手，我娘說，這其中妳們還有些功勞呢。」

毛萁拍掌，「到了年終的時候，山長會要求咱們每人寫一篇文章，把這一年當中自己做過的好事、惡事羅列出來，賞善罰惡。妹妹們，咱們今年可以寫的好事是不是多了一件啊？幫助于十八娘成為才女！」

「對極了。」雲傾喝彩。

馮瑩中興致勃勃，「豈止能把這事當件好事寫進去，我覺得簡直可以單獨寫一篇文章了呢，題目便是一一如何將于十八娘打造為驚世才女！」

「嘖……」馮慧中、趙可寧等人大樂。

「別光顧著笑話我。」于雅猛蠻橫的道：「妳們摸著良心好好想想，因為要和我比賽，妳們是不是用功練字了？是不是下苦功學琴、學棋了？沒有我追著趕著，妳們能一個一個成才女嗎？」

「全靠妳了。」毛萁等人都學著男子的模樣，衝著于雅猛拱拱手。

于雅猛昂首四顧，得意非凡。

「哎，妳這回又想找我們比賽什麼了？」雲傾笑著問她。

于雅猛一樂，「瞧我，光顧著和妳們鬥嘴，差點兒把正經事忘了。桂小七，咱們比賽作詩吧，如何？這個月宮裡有賽詩會，咱們到賽詩會上顯顯身手，讓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、諸位妃嬪做評判，如何？」

雲傾是雲家的六姑娘，一般人稱呼她為「雲六姑娘」，本來這麼稱呼她，于雅猛也是樂意的。

但在雲守篤離京之後，雲傾便不願意再按家族排行來稱呼自己了，讓人稱呼她「雲大姑娘」。

于雅猛不愛這麼叫，因雲傾是桂園七姊妹中最小的，便順口叫她「桂小七」。

雲傾叫于雅猛「于十八」，于雅猛叫雲傾「桂小七」，兩人對於這樣的稱呼倒不怎麼介意。

聽聞宮中賽詩會的事，雲傾心想，若要比賽作詩，評判之人就很重要，若是請了個不懂詩文之人來品評，把好的作品評差了，把差的作品評好了，豈不嘔人？所以若要比賽作詩，評判之人必須公平、有才華，令參賽的雙方都心服口服。

于雅猛要讓太后、皇后等人來品詩，這個排場真是夠大了。

張英黎、沈景蘭等人都攏掇道：「怎麼樣？于十八這回很有誠意吧，為了和妳們公平比賽，把賽場都要搬到宮裡去了。」

她們心裡都盼望著雲傾等人答應了這事，到時候好一起湊個熱鬧，都到宮裡參加賽詩會。

雲傾含笑搖頭，「請恕我不能答應。」

「什麼，妳不答應？」于雅猛差點兒蹦起來，「這麼好的機會，妳為什麼不答應？桂小七妳別犯糊塗，妳知道多少人想去參加這次賽詩會嗎？沒有我這個提議，只怕妳連宮門也進不去！」

「就是，妳別犯糊塗啊。」張英黎、沈景蘭等人聽到雲傾說不去，大為驚訝，七嘴八舌的一起勸說。

于雅猛發了一通脾氣，忽地想到一件事，瞪大了眼睛，「桂小七，妳是不是以為我會讓我姑婆向著我，擔心賽詩會不公平，所以不敢去了？我告訴妳啊，我這個人怕輸，但更怕贏得不光彩，我是不屑於作弊的！」

「不是怕妳作弊。」雲傾笑，「咱們比來比去的，已經六年了，妳是什麼樣的人，我還會不知道嗎？于十八，我是小戶人家的女孩兒，沒見慣大場面，提到進宮就害怕，所以這次賽詩會我敬謝不敏。」

于雅猛仰頭笑了幾聲，驀地板起臉，「妳沒見慣大場面，妳害怕？哼，桂小七妳騙誰呢？妳膽子有多大，我還不知道嗎？」

「總之我不去。」雲傾微笑。

「為什麼啊？」于雅猛好奇的湊近她。

毛萇這做大姊的不樂意了，「七妹說不去就是不去了，勉強就沒意思了，于十八，妳說對不對？」

馮慧中、馮瑩中等人都道：「就是，勉強便沒意思了。」

雲傾道：「真要比賽作詩，不如選在我家，如何？可以請幾位翰林院的才子做評判。」

她的這個提議也是很難得的。

翰林院的才子雖好像不如太后、皇后那麼高貴，但是翰林院的人才華方面自是不必說，再者這些文人普遍清高，能說服他們給閨閣少女的賽詩會做評判，難度頗大。

「誰做評判倒也無所謂，我就奇怪妳為什麼不想進宮。」于雅猛是個好奇心很重的人，她實在想不通雲傾的心思，於是來了精神想一探究竟，奇怪地問：「妳到底在怕什麼啊，有什麼好怕的？」

雲傾微笑不語。

張英黎比于雅猛心細，目光落在雲傾秀美絕倫的面龐上，見她嘴角噙笑，眼波流轉，麗色奪人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小聲對于雅猛道：「十八娘，桂小七定是自恃美貌，自命不凡，杞人憂天，擔心宮裡有貴人會看上她……」

「啊？」于雅猛驚訝地張大了嘴巴。

她認認真真的瞧了雲傾好一會兒，「還別說，真有這個可能呢。桂小七要是真這麼想，也不能算她杞人憂天，她長得是真好看。」

張英黎不解，心中想道：有貴人看上她不好嗎？宣王殿下到了議親年齡了，皇子也要選妃，被這些貴人看上不會玷辱了她啊。

心裡雖這麼想，但她平時多是順著于雅猛說話的，于雅猛既然說了雲傾不是杞人憂天，她不便爭執，笑了笑：「妳說的也對。」

「那就不去宮裡了，去妳家吧。」于雅猛慨然道：「反正咱們只要公平比賽就行，到哪裡都無所謂。」

「放心，我會讓我爹爹請幾位才華橫溢，又以公平著稱的學士的。」雲傾笑道。

于雅猛這邊自然是以她為主，桂園七姊妹中雲傾雖小，辦起事來卻是十分可靠的，雙方便把這件事情定了下來。

六年來，這樣的比賽已不知有多少次了，商量好之後，雙方依然跟好朋友似的一起說說笑笑，準備各自回家。

「家裡來了個新廚子，用桂花做了幾樣新鮮糕點，和我們一起回去嘗嘗吧。」馮瑩中熱情的邀請姊妹們，「有荔枝桂花糕，還有琉璃桂花糕，好看又好吃。」

「聽著就好吃。」雲傾等人聽了糕點的名字，不禁都來了興趣，都是從小玩到大的好友，她們也不和馮瑩中多客氣。

趙可寧卻歎了口氣，「前幾年還好，今年我娘口口聲聲說我年紀大了，不許我下了學到處玩，得趕緊回家。我今天是去不了啦，瑩瑩，妳明兒個帶幾塊給我行不？」馮瑩中滿口答應，「好啊，我每樣給妳帶幾塊。」她叫過自己的侍女交代道：「我若忘了，妳記得提醒我。」

侍女忙道：「是，婢子記下了。」

毛萇道：「我也想吃。這兩天家裡來了幾位長輩，是我祖父那一輩的姑婆，難得她們進京一回，祖父命我們好生陪著，所以今天我也得早早的回家。」

于雅猛雖覺得荔枝桂花糕、琉璃桂花糕這樣的點心嘗上一嘗也不錯，但是馮瑩中沒有說要邀請她，若她自己開口說要去，未免有些沒面子，猶豫了下，到底還是沒好意思說出口。

馮瑩中挽著雲傾的胳膊，問：「阿稚，妳來嘛！妳來了，阿藍、阿未自然也會一起，那便熱鬧了。」

馮慧中附和道：「對，一起來啊，人多熱鬧。」

雲傾對美食一向是偏愛的，確實有些動心，便問韓菘藍、何青未，「怎麼樣，妳們倆去不去？」

她和何青未、韓菘藍同乘一輛車，若要去會寧侯府，自然是三人同行。

何青未和韓菘藍還沒來及答話，一位英俊男子含笑迎面而來。

「妹妹們總算出來了。」

「三哥。」馮慧中、馮瑩中快活的叫道。

這人便是她們的三哥馮書凱。

馮瑩中見到他很開心，問：「三哥，你怎麼來了？」

馮書凱是將門子弟，今年二十歲，長身玉立，挺拔俊秀，英氣勃勃，看到兩個妹妹，笑得很爽朗，「自然是來接妳們回家的啊。」

「三哥又來接我們下學。」馮瑩中樂得合不攏嘴。

馮書凱的目光往馮瑩中身邊掃了掃，面龐不知不覺紅了，「廚子做了新口味兒的糕點，阿慧、阿瑩，請妳們的小姊妹們一起啊。」

沈景蘭自從見到馮書凱便有些不自然，支著耳朵聽著他說話，聞言，忍不住酸溜溜的和張英黎小聲嘀咕，「這是來接妹妹下學的，還是邀請小姑娘到會寧侯府做客的？」

張英黎何等機靈，聽到她話語中那濃濃的醋味，心裡就跟明鏡似的，只是笑，卻

不接話。

「妹妹。」

此時又來了一輛車，從車下跳下來三個人，一個是雲仰，一個是韓京墨，一個卻是趙可寧的表哥孟川柏。

「哥哥！」

「表哥！」

雲傾、韓崧藍、趙可寧呼喚著。

雲仰等三人笑著走過來。

「今天國子監下學早，便順路來接妹妹回家。」雲仰等人和馮書凱亦是熟識的，彼此見禮寒暄，「巧了，你也來接妹妹嗎？」

「嗯，今天正好有空。」

「有些日子沒見面了，馮兄更增英氣。」

「雲兄卻是書卷氣更濃了。」

桂園七姊妹裡只有毛萇和何青未沒有哥哥來接，毛萇歎口氣，「阿未，今天咱倆同病相憐。」

何青未嫣然一笑，「毛姊姊，妳回家定要訓妳哥哥了，對不對？我卻沒有哥哥可訓，不過我有弟弟，回家說他幾句。」

那年從溫泉莊子回家後不久，何青未的母親周氏便懷了身孕，十月懷胎期滿，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，取名何青岩。

何青岩現在五歲了，愛笑，文靜，很聽父母和三個姊姊的話，何青未若是回家說上他幾句，不管有理沒理，估計他都會洗耳恭聽。

本來是平平常常的一次放學，因為馮氏姊妹、雲傾、韓崧藍、趙可寧都有哥哥或表哥來接，一下子便熱鬧了。

于雅猛還沒走，把這一幕看在眼裡，很是羨慕，「回頭我也讓哥哥到學裡接我。」

沈景蕙笑了，「于家閨學就在于府，十八娘，妳還讓妳哥哥去接妳啊？」

于雅猛理直氣壯地答道：「在于府怎麼了？咱們和桂園七姊妹較了這麼多年的勁，細枝末節上我也不能輸給她們呀。她們有哥哥接送，我難道就沒有？」

沈景蕙等人知道她的脾氣，也不和她拗著，只是笑道：「好好好，細枝末節也不能輸。」

于雅猛和雲傾等人很熟了，和她們的哥哥、表哥卻生疏，眼見有陌生男子在，不便多逗留，也就告辭走了。

本來她們是各坐各的馬車來，這時張英黎卻上了于雅猛的車，擠眉弄眼的笑道：

「依我看呀，方才那幾位，有的是真哥哥、真表哥，有的卻不是。」

「此話怎講？誰家的哥哥、表哥是冒充的不成？」于雅猛奇道。

張英黎嫣然笑道：「十八娘，妳真可愛，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哪家的哥哥、表哥是冒充的，是說他們來接送的本意並不是單純盡兄長之責來接妹妹的。」

「哦。」于雅猛長長的哦了一聲，想到剛剛的情景，恍然大悟，「知慕少艾，知慕少艾。」

兩人默契的、有些害羞的笑了。

「哎，依妳說，他們都是為了誰來的？」于雅猛很有好問精神的問道。
張英黎想了想，「馮慧中、馮瑩中的哥哥見了那幾個人便臉紅，肯定心裡有鬼，他好像是……看到雲傾才臉紅的吧？雲傾的哥哥臉沒紅，韓崧藍的哥哥臉也沒紅，但趙可寧的表哥臉紅了，他似乎時不時的偷眼看一個人……」

「桂小七。」于雅猛斷然道。
張英黎本來一邊絮絮叨叨地說著，一邊凝神思索，聽了于雅猛的話嚇了一跳，「十八娘，妳也看到了？」

于雅猛搖頭，「沒，我沒看到，我純粹是猜的，因為桂小七最好看呀。」
張英黎想笑，眼眸卻暗了暗，低聲道：「妳猜的沒錯，趙可寧的表哥的確偷偷在看雲傾。」

唉，男人真是淺薄無知，別的不管，就顧著好看不好看……

「下回見面，我要打趣桂小七幾句。」于雅猛一樂。
張英黎猶豫了下，「十八娘，有句話我也不知當說還是不當說。」
于雅猛痛快的手一揮，「那就別說了。」

雖然碰了個釘子，張英黎最後還是決定婉轉的把話說明白了。
「十八娘，我竟不知道妳有把雲傾帶進宮的心思，今天真是吃了一驚。雲傾她……人是活潑開朗，天真爛漫，可她生了那樣的一張臉，一眼看上去便知道會是個紅顏禍水。這樣的女子，還是別往宮裡帶了，妳說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于雅猛隨口答應。
她答應得太快，張英黎還準備了許多勸說的話，都到嗓子眼兒了，卻沒機會說出口，憋得臉通紅，咳嗽了幾聲。

她也算是能言善道，可于雅猛這麼反常，讓她一時之間有些反應不過來，乾巴巴的笑了兩聲，「這樣就好，這樣就好。」

張英黎和于雅猛說完悄悄話，便告辭了，上了自己的車。

隨意靠在靠背上，張英黎抿緊嘴角，目光冷冽又戒備。

于雅猛，妳家是權貴，難道我興國公府比妳家差了？

我這些年來一直跟著妳，百般維護妳，還不是為了……

唉，宣王殿下是妳的表哥，尋常閨閣女子想見上他一面很難，我跟在妳身邊，倒是時不時的能見到他。

他那樣的人物，如謫落凡間的仙人一般，我只要遠遠的看上他一眼，已是心滿意足……

妳再也不要再有把雲傾帶進宮之類的想法了，妳傻啊，挑選女伴當然要比自己容貌差的，方能襯托出自己，難道要挑比自己更美的嗎？

張英黎搖頭，覺得于雅猛真是愚不可及。

第四十八章 賽詩會的目的

毛萇和趙可寧要回家，便沒去會寧侯府，和眾人告辭，各自上車。

趙可寧走了，孟川柏這位專程來接表妹下學的表哥也只得隨之離去。

離開之後，孟川柏想起自己方才臉紅心跳，眼睛一直看著別處，並沒敢向雲傾多看幾眼，內心之中有些可惜。

轉念一想，卻又覺得自己能看到美人衣衫的一角已是幸運之至，難道還奢望有福氣仔仔細細的看她嗎？未免太過妄想。

他一路胡思亂想，心潮起伏，到了衛王府門前，他也不進去，和趙可寧告別，即匆匆離去。

趙可寧很有幾分奇怪，「表哥特地來接我下學，怎地話沒跟我說兩句便走了啊？」等她去了見了衛王妃，衛王妃鎮靜的指指沙漏，道：「妳遲了。」女兒比她規定應該到家的時間晚了半刻。

趙可寧忙陪笑臉解釋，「娘，是這樣的，今天表哥去接我下學，馮家哥哥、雲哥哥和韓哥哥也去了。多日不見，見了面總要敘敘話的，您說對不對？這才回來得略晚了一點點。」

「表哥去接妳下學？」衛王妃揚眉，略有些詫異。

「對啊，今天國子監放學早，表哥和雲哥哥、韓哥哥一起去桂園接我們。」趙可寧忙道。

她今天確實違背了和母親的約定，所以急於向母親解釋，不假思索便把今天的情形全盤托出了。

衛王妃雖是清冷的性子，對著寶貝女兒眼神還是溫柔的，道：「如此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」

她不再責備趙可寧，命女兒回房更衣。

趙可寧鬆了一口氣，笑吟吟的道：「我換了衣裳便來陪您說話。」

果然，不久之後又回來了，換了件家常半舊的蜜色衫子，簡單又隨意。

衛王妃拉過趙可寧，打量了幾眼，「該給妳製幾身新衣裳了。」

趙可寧笑道：「不是才製過新衣裳嗎，為什麼又要製？」

衛王妃語氣淡淡的回答，「宮裡有賽詩會，皇后娘娘說妳素有才名，讓妳去給賽詩會增增光彩。」

趙可寧「呀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皇后娘娘專門提到我了嗎？」

衛王妃點頭。

趙可寧知道這下子自己不去是不行的，皺起小臉，「那只好去了。唉，其實我真的不大會作詩，我跟您可不一樣，您是有名的才女，我頂多算是略知一二……」

衛王妃微笑，「妳這容貌像我，性子卻像妳爹更多些，聰明卻不好學，因此學問不大好。罷了，橫豎妳是郡主，有妳父王和我在，無論如何都是富貴榮華的過一生，學問好不好的又有何妨，倒也隨妳。」

趙可寧眼睛一亮，親親熱熱的問道：「娘，所以我就算在賽詩會出不了風頭也沒事，對不對？」

衛王妃失笑，「當然沒事。寧寧，這次的賽詩會……」略一沉吟，她續道：「反正妳如今年齡大了，懂事了，我便都告訴妳吧。這次的宴會雖名為賽詩會，其實是相親會，太后要為宣王相看，皇后要為五皇子相看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趙可寧明白了。

宣王是太后的親孫子，也是太后的心肝肉，而五皇子是皇后嫡出，名趙蕤，兩人現在都到了挑選正妃的年紀，太后和皇后有這個舉動也在意料之中。

趙可寧興致勃勃，「那這次的賽詩會一定會有很好玩的了，我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坐山觀虎鬥，好好看看熱鬧。」

衛王妃不禁蹙起娥眉，「坐山觀虎鬥是這麼用的嗎？」

趙可寧吐舌。

衛王妃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地道：「妳們桂園七姊妹這些年來和于家閨學的十八娘比賽了多少回，琴棋書畫都比遍了，桂園贏的多，輸的少，可如今娘看看妳這副樣子，都不知道桂園是怎麼贏的。」

「又不是靠我贏的。」趙可寧扮個鬼臉，「毛姊姊和馮氏姊妹善騎射，小七和她的表姊善詩文，阿藍善棋，我們是各有所長啊。」

「那妳擅長什麼？」衛王妃故意問道。

趙可寧眼珠轉一轉，調皮的笑，「我嘛，最擅長的便是撫琴了。我撫琴一曲，能引來百鳥！」

衛王妃不禁莞爾。

趙可寧方才說的這話雖誇張，卻也不是吹牛。

桂園七姊妹有一回和于雅猛比賽撫琴，于家閨學有位名叫張一凡的姑娘，父親是清流名士，琴藝高超，傳聞聽他撫琴一曲，三月不知肉味。

于家閨學那邊派出了張姑娘，桂園這邊自知不敵，雲傾想出了辦法，就是讓趙可寧下場比賽，然後在趙可寧的衣衫上塗了特殊的香料，當她撫琴期間，各色飛鳥相繼飛來，落在她肩上、身上、四周，成了一道奇景。

張姑娘琴藝高超，眾人公認，但趙可寧撫琴能招來百鳥，卻也不輸給她，那次比賽的結果是雙方打成平手。

衛王妃和趙可寧是把這件事當笑話來說的，說過也就算了。

趙可寧笑咪咪，「怪不得于十八提出要到宮裡賽詩，阿稚就是不答應呢，阿稚一定早就知道這個了，她又不想和宣王、五皇子有什麼牽扯，自然是不愛去的。」而她自己，不得不進宮參加這次賽詩會，純屬是被皇后點名了，不去不好。

不過她去了也是吃喝玩樂，沒什麼正事，因為她是皇室郡主，宣王、五皇子選妃的事和她不相干。若是雲傾等人去了可就不一樣，定會被太后、皇后、諸妃嬪評頭論足的。

衛王妃歎氣道：「當然是不去的好。寧寧，這次太后和皇后不僅要為宣王、五皇子挑選正妃，還要為他們挑選幾位側妃。唉，若是被選中做正妃還算好，萬一成了側妃，豈不嘔死？」

趙可寧驚訝萬分，「正妃還沒選好呢，就要選側妃了？娘，咱們大夏皇室的規矩不一直是先選正妃的嗎？便是真要有側妃，也是等成親之後由正妃做主啊，怎麼會現在便要相看側妃了？」

衛王妃皺眉，緩緩道：「太后、皇后太過偏愛的緣故吧。」

太后溺愛宣王，皇后溺愛五皇子，便把規矩放到一邊了。

趙可寧眨眨眼睛，「我得跟阿稚說，讓她無論如何都不要去這次賽詩會。娘，您想想，阿稚長得那麼好看，但是雲叔叔的官職不高，雲家不算世家豪門，若是她去了，太后或是皇后看她長得美，又顧慮雲叔叔的官不大，讓阿稚給誰做了側妃，那才是坑人呢。」

「她一定別去。」衛王妃點頭。

趙可寧陪衛王妃說了一會兒家常，越想賽詩會的事越覺得嚇得慌，找個藉口悄悄溜了，都等不及次日再見面，寫下一封親筆信命侍女送到石橋大街。

「妳定要親手交到雲姑娘手裡。」

這侍女是常常跟著趙可寧到石橋大街的，熟門熟路，當即把信收好，出了衛王府，來到石橋大街。

侍女到了雲宅，正好見到雲仰、雲傾兄妹兩人從馬車上下來。

原來他們兄妹倆剛剛應了馮書凱的邀請，到會寧侯府做客，嘗了嘗糕點，喝茶聊天之後才回家，所以他們才會在門口和衛王府的侍女遇上。

侍女正要上前行禮問好，把信送上，卻見雲家門前來了一乘兩人抬的青色小轎，抬轎子的不是轎夫，而是兩個粗手大腳、健壯有力的婆子。

轎子在雲家門前停下，轎中人還沒下來，便掀起轎簾，嬌滴滴的叫了一聲，「四哥哥，六妹妹！」

雲仰和雲傾正笑著要往家裡走，聽到這聲呼喚，同時回頭。

轎簾後，現出一張似笑非笑的面龐，淡雅溫柔，風姿楚楚，膚色白膩，容顏秀美。雲傾和她雖有六年沒見，但見了她的模樣，聽到她那聲「六妹妹」，便知道這一定是雲儀。

「四姊姊。」雲傾微微一笑。

雲儀由抬轎子的婆子扶著下轎，款款走到雲仰、雲傾兄妹面前，取下蒙面的黑紗，「四哥哥、六妹妹，久違了。」

雲仰多年不見雲儀，反應比雲傾慢，等雲傾叫了「四姊姊」之後，他才意識到是雲儀，有些驚訝。

「妳怎地會到了這裡？四妹妹，妳不是應該還在老家嗎？」

當初雲儀跟著雲守篤、王氏、杜氏回了老家，因為雲守篤臨走之前得罪了左丞相，這麼多年來也沒有被起復，所以雲儀也一直待在老家。雲仰突然之間在這裡看到雲儀，哪能不吃驚？

雲儀幽幽歎氣，「一言難盡。我隨祖父母、母親返回老家之後，先是為父親守孝三年，之後祖父、祖母相繼生病，我要在家中侍疾，自然走不開。所幸兩位老人家現在身子已是太好了，近日我舅父又調任回京，故此命我母親帶著我哥哥和我回京探親。」

「我們沒有接到信。」雲仰詫異。

杜氏帶了兒子、女兒回京，竟然連封信都不寫，根本不通知石橋大街嗎？

雲儀眼波流轉，在雲仰、雲傾臉龐上滑過，柔聲道：「我不是親自來通知了嗎？」

這樣難道不比寫信更強？」

雲傾只嫣然一笑。

雲儀分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唯恐提前寫了信，石橋大街會阻止她們回京，於是先斬後奏，等到了京城之後才突然拜訪。雲傾既不和她計較這些，也不屑戳穿她的話，一笑而過。

「四哥哥，六妹妹，你們不請我進去坐坐嗎？」雲儀柔聲問道。

雲仰驚訝過後，彬彬有禮的道：「哪裡的話，四妹妹遠道而來，自然是請到家中奉茶。」

雲儀溫柔又得意的笑了。

趙可寧的侍女一直在旁等候，見雲仰、雲傾兄妹要陪著客人往家裡走，忙過來盈盈施禮，「雲姑娘，郡主命婢子給您送一封信。郡主說了，務必要親自送到您手中。」

雲傾一聽這話，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很重要，含笑接過來，「有勞了。」她命舒綠打賞那侍女。

侍女道謝過後，回衛王府覆命。

雲傾繞過照壁，便在石榴樹下的椅子上坐了，將信拆開來看，看過之後，感慨趙可寧的情意。

「寧寧是一心為我著想，都等不及明天見面再說，巴巴的寫封信過來告訴我。」眼前有人影浮動，她抬眼一看，是雲儀不經邀請便坐在她對面，衝著她微笑。

「妳來，一定是有目的。」雲傾直視雲儀，慢吞吞的道：「妳可千萬不要告訴我，妳想進宮，想參加這次賽詩會，想讓太后、皇后看到妳。」

「對不住，我正是這麼想的。」雲儀露齒輕笑，笑容嬌媚，眼眸中卻透著寒冰般的森森冷意，「雲傾，我和妳不一樣，現在我沒了父親，祖父告老還鄉，身價一落千丈，我若再不為自己籌謀奔走，難道要這麼老死鄉間嗎？」

「妳去了之後，前景也未必美妙。」雲傾提醒。

「我不怕。到了這個境地，我還有什麼可怕的？」雲儀不為所動，「不管結果如何，總之我要搏一搏。」

「妳便去搏一搏好了。」雲傾無所謂，淡然而笑。

雲儀目光盯緊了雲傾，「六妹妹，我是被逼無奈，要搏一搏，妳卻犯不著蹚這樣的渾水，對不對？」

雲傾只輕輕一笑。

原來這個雲儀巴巴的特地跑來一趟，就是為了告訴她這個？

呵呵，這四姊姊真是多慮了，本來她也沒打算去，因為她對大夏皇朝的宮廷半分興趣也沒有。

不過她雖然根本不打算去，但她對雲儀這個人本就不滿，加上雲儀今天冒然上門又很失禮，便故意逗雲儀玩，只是笑，對雲儀的問題不置一詞。

「六妹妹，有些事情妳是不知道的，我不得不好心提醒妳。」雲儀見雲傾這樣，便有些沉不住氣了，目光閃爍，「太后對宣王過於溺愛，人人皆知，但太后對宣

王溺愛到了什麼程度，不明內情的人恐怕難以想像。」

「例如？」雲傾笑吟吟。

雲儀道：「比如說，先娶妻再納妾方是正理，王公貴族、皇室貴胄亦是如此，但太后對於宣王，卻未必做此想。」

雲儀此時看向雲傾的目光，帶了幾分同情。

雲傾前世只是寄居錦繡里雲家的孤女，所以很多事情她是不明內情的，而雲儀是杜氏寄予厚望的女兒，杜氏對雲儀十分看重，著意培養，什麼事也不瞞著她，她知道的就多了。

前世杜氏曾帶雲傾進宮拜見過太后，雲儀不解地道：「六妹妹父母雙亡，註定是沒有前途的，提攜她做什麼，有什麼用？」

杜氏自負的一笑，「傻孩子，妳懂什麼？太后如今在為宣王選妃，王妃雖沒定下來，但十有八九是于家的十八娘子了。除正妃之外，太后還要為宣王選兩位側妃，這兩位側妃卻是管家世，只要才貌，六丫頭這樣的相貌誰及得上？一個側妃是穩穩的。」

雲儀這才明白，原來杜氏帶雲傾進宮，是要把她獻給宣王。

後來宣王中毒，命在垂危，于家不願讓于雅猛出嫁。

太后心疼孫子，也心疼娘家侄孫女，沒有逼迫于家，卻把原本要做側妃的雲傾聘為宣王妃，要她這位絕世美女為宣王殉葬。

唉，這件事說來當真淒慘，雲儀回想起來，也覺惻然。

她覺得前世的雲傾真的很可憐。

但雲儀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她只知道雲傾「病故」了，雲家為她辦了喪事，卻不知道雲傾實際上逃出去了，更不知道自己在大雪中簌簌發抖，滿懷希望的等候時，和燕王四公子陸晟在一起的那位紅顏就是雲傾。

「傳聞太后已經在于家的千金當中選好宣王妃。六妹妹，以妳的家世、容貌，若是被太后看中了，大概只能……」雲儀含蓄的笑了笑，接下來的話沒有說完。

雖然沒有說完，意思也已經很明顯了。

她是在勸說雲傾，如果妳不想做宣王側妃，就別往太后跟前湊，別進宮去參加什麼賽詩會了。

「那妳怎麼進宮？」雲傾笑問。

她還是不答雲儀的問話，卻反問起雲儀。

雲儀矜持的微笑，「我舅舅才升了三司使，他家中的女兒要麼已經出閣，要麼年紀還小，所以這次舅母會帶上我。六妹妹妳知道嗎？這次是舅舅派人把我娘和我哥哥、我接到京城來的。」

「恭喜妳了。」雲傾笑道。

原來雲儀現在靠的是舅舅。

雖然叔祖父告老還鄉，大伯去世了，不過有個做三司使的舅舅，雲儀應該還可以再拚一拚吧。

雲儀是個不甘寂寞的人，見到名利權勢便趨之若鶩，誰也攔不住她的。前世雲傾父母雙亡，杜氏收養了她，把她當作一顆棋子，從頭到尾皆是利用。現在雲儀失去父親，但母親還在，舅舅願意提攜雲儀，那雲儀就盡其所能往前奔唄。至於她的舅舅對她究竟是提攜還是利用，只有天知道了。

一個五歲多的小男孩兒蹦蹦跳跳往這邊跑過來了，「表姊，表姊！」

「阿岩，慢著點兒。」雲傾看到小表弟，眼角眉梢全是笑，親暱的叮囑。

雲儀看到有人過來了，心中焦急，忙低聲問雲傾，「六妹妹，妳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咱們是至親姊妹，妳能給我交個底嗎？」

雲傾不耐煩理會她，但知道不給句話，雲儀是不會走的，她若硬要留下也是難纏，便含笑說道：「我自由自在慣了，不喜歡太隆重的場合。」

雲儀大喜，方才眉宇間隱隱的憂愁消失不見，喜上眉梢，喜氣洋洋。

她站起身笑道：「本來應該進去拜見三叔和嬸嬸的，但我今天來得太冒昧了。改天我和我娘、我哥哥一起到府上拜訪，我先告辭了。」

雲傾自然不會留她。

雲儀取出黑紗蒙在臉上，轉身離去。

雲傾直搖頭。